

書叢報生民

一代球王

譯・子曾 傳自利比珠珍黑

民生報叢書

一代球王

曾子譯

我最大的希望是全世界的小朋友會欣賞這本書，從中體會到生命的神奇，以及踢足球或其他任何運動的樂趣。

我感激所有的球迷，為了我所得到的，及他們為我所做的一切。

從生命中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愛——因為其他一切事物都會成為過去。讓我們共享這份愛的感覺吧！愛！愛！

——比利

第一章 瑞典 哥特堡

一九五八年六月

尼尤利威運動場擠得水泄不通，觀眾蜂湧而至，爲的是看蘇俄在世界盃的第三場比賽，看蘇俄擊敗巴西。十六隊中，十四隊是前一年經過外圍賽，才獲得參加資格的，西德和瑞典分別是上屆冠軍和地主國，可以不必經過外圍賽。一般都認爲蘇俄能贏得冠軍，雖然他們認爲威爾斯是強隊，西德的實力不能低估，瑞典也不可忽視。

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，全在等待蘇俄的出場，急着目睹他們傑出的球員，諸如：動作俐落的中鋒西蒙尼亞，優秀的門將亞勤，左中衛兼隊長伊戈·奈圖，聰明絕頂的左輔薩尼可夫。廣播和電視播報員急於見到比賽開始，好訪問勝隊。巴西就不同了，沒有人對這支從南美來的球隊抱太多希望。固然巴西第一戰以三比一贏了奧地利，但是看過的觀眾似乎一致認爲，情形並不像比數所表現的這樣一面倒，至於和英國隊踢和，實在是因爲英國隊少了傑出的右翼馬太，強勁的中

鋒勢驕豪的關係，所以，那場比賽等於十一個人打九個人。

蘇俄的球員塊頭大，體格粗壯，是從全國數千個接受政府津貼的運動俱樂部中，精選來的。這是他們第一次進入世界盃的決賽週，一再地輕輕鬆鬆過關，如果前幾屆能打得這麼俐落，也許早就連贏三屆，把獎盃帶回去了。巴西不但從來沒得過冠軍，甚至一九五〇年的決賽中，在自己的國土，自己的運動場，自己的球迷面前，對抗一般認為較弱的隊伍，結果大敗。（譯註：第四屆巴西與烏拉圭爭奪冠軍，結果一比二敗北。）至於一九五四年——唉，巴西在這一九五四的表現，不提也罷！所以，沒有人期望巴西會創造奇蹟。

球員從更衣室慢跑出來，觀眾從看臺上發現有個瘦小的黝黑男孩，穿着巴西球衣，在同樣制服的隊員襯托下，更顯得他矮小。瘦小的黑男孩就是我——比利。看臺上的大部份觀眾要不認為我是隊裏的福將，準以為我是教練朋友的兒子；我不可能是教練的兒子，因為教練是白人，看過奧地利對巴西，和英國對巴西兩場比賽的觀眾也許記得，我跛着腳，坐在巴西球員的長凳上，為隊友加油。

但是，這回隊員離開長凳，進場時，這瘦小的黑男孩——穿十號球衣的我，也站起來，走進草坪中。我相信，新聞記者、廣播和電視的播音員，都在查看名單，想知道這十號究竟是何許

人，果真如此，他們會發現我是愛德生·亞倫特·杜·納西明多，十七歲。我相信，看臺上有些人看見小孩參加世界盃比賽，會覺得有點好玩，有些人可能會憤慨，重要如世界盃竟會讓到派小孩上場。而更感情用事的人，也許會爲了一個國家竟欠缺人才到需要帶小孩同行，深表同情。整個巴西隊都很年輕，這誰都知道，但是，大家無疑認爲這件事是荒謬可笑的。

樂隊演奏巴西國歌時，我們全體隊員都感染到一股奇妙的力量，我無法確切地形容，我猜想我們當中，也沒有人能形容。如果說，看臺上的觀眾看見我在球場而吃驚，我自己更吃驚，我們大家全都像生活在夢中，尤其是我。我儘量不浪費時間，去分析這種奇怪的感覺，我知道現在不是分心的時候。我盡可能集中精神，好好打這場球，但是有些念頭不斷打岔：你怎能參加巴西代表隊，來到瑞典打球呢？必然是一場夢……

蘇俄隊已經列好陣勢了，這不可能是一場夢。也許，就算夢魘吧，但不是夢！他們每一個球員都比我們高大，而門將亞勤像是個巨人，彷彿只要伸展雙臂，就能擋住整個球門。我一顆心直往下沉，心想，要讓球通過這怪物，簡直不可能。

我們各就各位，準備踢球時，在我左邊的是查加洛，右邊我看見華華，然後是迪迪，再就是加連渣。加連渣葡萄牙文的意思是一種小鳥，他就像小鳥一樣，滿場飛。我回頭看，與其說在檢

查我們的守備情形，不如說是有意避開，不去研究面前的一羣巨人。尼爾頓·山度士像一座塔似的，豎在球場中央，另一個中衛吉托，對着我嘻嘻笑。後面是貝利尼，奧蘭多，德蘇迪，最後面是我們鎮定沉着，充滿自信的門將吉馬。吉托拍拍手，對我眨眨眼，大叫：

「好呀，朋友，讓他們意外一下！」

華華看看他，皺起眉，但眼裏發亮：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，要他們覺得意外？他們本來就贏不了！可別叫他們出意外！」

球賽開始了，我忘了開玩笑，甚至忘了開玩笑其實是在使大家情緒放鬆，尤其是我。我忘了觀眾，運動場，以及一切。這只是另一場足球賽，是我衷心熱愛的比賽，贏球才是最重要的！

球在蘇俄球員腳下，他們掌握得很不錯，沒有失誤，直到其中有一個人，很奇怪的，竟然失誤了，球到了加連渣腳下。我們的小鳥把球盤在兩腳之間，姿勢美妙極了，全場觀眾的視線都在他腳下，他閃過防衛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我知道蘇俄隊會包夾他，趕緊飛奔過去，但是他得意揚揚，把球盤過最接近他身邊的人，盡全力踢向球門。亞動向空躍起，但是球恰恰超過他的手指。我喉嚨裏正要叫出「進了！」時，球撞到橫木，反彈回來！我以為加連渣會氣得咒罵起來，但是，他沒有為此浪費時間，他是了不起的運動員，已經判斷出球飛躍的軌跡，準備彈回來時，再補一

腳。他又踢了一次，但是這回他被猛撞一下，球出了界。

球賽才剛開始，我們已經看出蘇俄在防守上的大弱點，攻擊力很強，但是我們並不擔心，尼爾頓·山度士，奧蘭多，德蘇迪，吉托，和吉馬自會處理呢！加連渣神得很，幾乎在對方的守備中，來去自如。觀眾突然發現，蘇俄要贏這場球，並不簡單。他們提高嗓門大聲喊叫，有些人開始支持我們。我們每一次盤球，每一次從對方抄過球來，都引來看臺上更多的歡呼。我們一心所想的，是把球踢過亞勤猩猩似的大手，入網。

球在迪迪腳下，我知道他的心意，趕緊閃過兩個守備，預做準備。他把球踢給我，準得彷彿用皮尺量過距離似的。球來得正如所料，我朝球門一踢，亞勤一躍而起，但是我知道，他沒有算準時間，他沒料到那麼快的球速。又一次，「球進了！」已經叫到喉嚨口，但是這可惡的球，又一次擊中橫木，彈出來，亞勤一把抱在懷裏，一付銘感五內的样子。

我盯住門柱：「可惡！」

迪迪跑到我身邊，笑開了。「放輕鬆點。會進去的，慢慢來。」

膝蓋開始顫抖了，就因為膝部受傷，前兩場比賽我都無法上場，而且幾乎使我不能參加世界盃的比賽，不過，我這時沒有心情為膝蓋擔心，迪迪又截到球。我閃出身來，好讓他把球傳給

我，但是一個守備立刻阻擋在我前面，她她甚至沒有移動頭部或身體以表示他的動向，把球傳給方向截然不同的華華。華華清清楚楚料到有此一傳，但是蘇俄隊沒料到，他輕輕觸球，使球以適當速度行進，然後他射門了！

射進了！！巴西隊！！

我們湧到華華身邊，大聲喊叫，用力捶他，雀躍歡呼，歇斯底里地舞動拳頭，亞勤平躺在地，一臉憂慮的看着我們，彷彿我們是一羣使縱容的父親失望的壞孩子。

比賽繼續進行，現在我們比較篤定了，而且覺得這場比賽較為輕鬆，其實不然。結果，上半場我們沒再得分。

下半場大致相同；蘇俄攻擊力強勁、兇猛，但是我們的防守牢不可破。到目前為止，吉馬還沒讓對方射門過，通過奧蘭多或尼爾頓·山度士，或貝利尼，或德蘇迪對蘇俄隊是極端困難的事，那就更別提吉馬守門時，對方有射網的機會了。但是，蘇俄隊的防守也嚴密得很，對我來說，這半場時間，亞勤似乎又變大了。給他一擋，球似乎沒有進網的空隙。剩餘的時間愈來愈少，後來我看見她她又鏟到球，我知道他要傳給我。他踢得真準，準得不可思議，好像球場上就只有我們兩個人，我暫時把球穩住，然後開始盤向球門。後衛匆匆趕來，他們時間已經不多了，當

然會追來。但是，我們料到他們有此一着，他們卻忽略了華華，他有充分的準備，他們料不到我會驚地傳球給他。球接近他時，速度慢了下來，華華俐落的踢出去。後衛打算改變方向，亞勤龐大的身軀擺向球，即使是他的體積也無法減低華華這一踢的準確性。

射進了！！巴西隊！！

亞勤坐在地上，凝視我們，又是一副憂鬱的表情。我們奔向華華，他高興得哭了。

球賽結果是二比零，巴西擊敗蘇俄隊。

那一晚，在豐盛的慶功宴之後，在一遍又一遍重溫球賽的過程，在相互誇張的恭維讚美之後（教練任由我們發洩，但是我們都知道，到明天他會冷酷地取締這種自負），我回到房裏，慢慢脫衣服。我躺上床，回憶整場比賽，一步步，一幕幕，都沒漏過，我發覺自己太過緊張。想到失去的射門機會，心裏一陣絞痛，不過，我也發現我踢得不壞。畢竟，世界盃不是俱樂部裏的對抗賽，蘇俄也不是等閒之輩。而我們贏啦！

也許，今天以前，沒有人知道那瘦骨嶙峋的小黑人是誰，但是現在他們知道了。我不必覺得慚愧。我在想，此刻在保魯，大家不知道怎麼想，我的雙親，弟弟妹妹，喬治舅舅，祖母和朋友

們，不知道怎麼個想法。我想像得出街上得意揚揚的情形，大家都在談比利，這黑小子在沒多久以前，才用足球踢中我們街上的路燈，打破燈泡，使鄰近地區一片黑暗，因而受到處罰。

我把思緒又帶回球賽上。我發誓，下一場比賽如果被派上場，我一定要更鎮定，更放鬆，像加連渣，她她，華華或查加洛。我發誓，要更像個職業選手。

我仍然無法入睡。思緒又回到保魯，回到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，把我帶往巴西代表隊，參加世界盃比賽的過程中，所有難以置信的歷程。必然是出於上帝的旨意——但是，為什麼呢？為什麼祂揀選了我？祂的動機是什麼？

我知道，去思索祂的動機只是徒勞。因為不論原因何在，這必然是個奇蹟……

第二章

一九四〇年十月廿三日晚上，我生於巴西，米納格瑞斯州的杜瑞柯拉克。我的名字是愛德生·亞倫特·杜·納西明多，不過家人都喊我迪可。我回去看過我出生的地方，一半是好奇，一半是關心，因為那條街因着我而命名，屋子還嵌了一塊匾額。其實它不像一幢房子，只是以用過的磚塊，易碎裂的膠泥和脫落的油漆，搭建起來的一排破爛住所罷了，匾額加上也也許會有所改觀。我當時太小了，不知道它並非一座城堡；實際上，等我年長些，遷居保魯以後，雖然開始懂事了，我仍然無法充分瞭解這種區別。所有我認識的朋友，住的全是類似的房子。

我時常在心中盡力想像，我在小屋裏出世那晚的情形。我想像得出我年輕的母親克麗絲蒂，閃着發亮的眸子，驕傲地高舉她的兒子，祖母笑得心滿意足，喬治舅舅說：「他真夠黑的！」幾乎和我母親一樣年輕的父親，斜倚過來審視我這長子，他輕輕捏我的腿，慎重其事的說：「嗯，

他應該造就成一個好足球選手。他有一雙踢足球的腿。」

如果我的想像正確的話，我母親聽了這話，臉上的笑容消失了。我想像她保護似的，把我摟回懷中，尖刻地說：「不行！家裏有一個玩足球的，已經夠了。夠？太多啦！這個將來要當醫生。踢足球？別詛咒他了！」

如果我母親當時沒說這話，後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，她可是常掛在嘴上。我父親是職業球員，技術一流，在地方上頗有名氣，他既不夠運氣，也不發達。在當年，尤其像杜瑞柯拉克這樣大小的城鎮裏的小俱樂部，要想以職業足球員的低微收入維持個人生活，簡直是不可能，再要以微薄的收入養家活口，更是荒謬可笑。但是，足球是我父親所熟悉，也最喜歡的東西，所以，儘管母親在一旁長篇大論，大聲疾呼，儘管人口漸增的家庭需要日多，他還是不放棄。他活在希望中，希望有一天被邀加入大城市的重要俱樂部，然後我們就能脫離困苦，活得像帝王一樣。

事情的確發生了，或者說，他前半部的夢想實現了，他的大好機會在一九四二年來到，一個球探看過他踢球之後，邀他加入州府培羅荷里桑的重要俱樂部。我當時太小了，記不得，但我可以想像出他帶了幾件衣物，收拾了一個行李袋，離家那天，全家都興奮極了。我知道他必然有誇

張的希望，我幾乎可以感受到他替我們看見的美麗遠景。他是絕佳的球員，他自己也深信不疑，他所需要的，只是機會。從此以後，凡事都會好轉。

不幸，父親運氣欠佳，他在第一場對里約熱內盧的聖克利斯多夫隊時，和奧古斯都激烈相撞（即一九五〇入選巴西代表隊並任隊長的一個奧古斯都），奧古斯都安然無恙站了起來，而我父親仍躺在地上，痛得扭成一團。他右膝的韌帶嚴重受損。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後一次發生在頂尖足球員身上的事，而每個事件都是一個悲劇。比賽以一比一和局終場，第二場比賽父親就無法上陣了。

他們給了他車票回杜瑞柯拉克，他回家了，意氣消沉，極度沮喪，他一直持續不斷的疼痛，母親又在一旁沒完沒了的嘮叨。

「以前你有兩隻好腿，就已經夠糟了，我們不能再靠你踢足球過活啦！忘掉這種蠢事！去找個工作，賺錢過日子！喬治，你告訴他……」

但是喬治沒跟他說什麼，因為舅舅喜歡我父親，私底下很羨慕父親踢球的技巧，也羨慕觀眾從看臺爲他歡呼，走在街上有人過來打招呼。喬治是母親的弟弟，不像我舅舅，倒更像我哥哥，彷彿他是父親的兒子，而不是母親的兄弟。

父親繼續踢足球。膝蓋仍然腫痛，他怕開刀，不過想想我們地方上的醫療情形，他的顧慮也許是對的。他在球賽與球賽之間做冷敷，仍繼續爲杜瑞柯拉克効力。畢竟，踢足球是他惟一會的謀生之道。

這些事不是家人告訴我，就是長大些以後聽來的。我自己的記憶是從四歲，住在保魯鎮的時候開始。我知道父親的足球生涯，曾把我們帶到好幾個城鎮，總想改善生活，却從來沒成功過。但是，保魯終於成了我們永久的家。這是第一次，俱樂部在給了他踢足球的工作之外，答應爲他安排一份公職，來彌補足球收入的不足。母親聽說又要爲另一個踢球工作搬家，正想發動一場小小的戰端時，一聽到有公職的機會，立刻投降了。自從嫁給父親，這一直是她夢寐以求的事，於是，我們搬家了，做最後一次的遷徙。

我第一個真正的回憶，是前往保魯的火車上。我不記得我們身在何處，只隱隱記得坐輻由一匹瘦弱的老馬拖的馬車，去火車站。我猜想，駕馬車的是我外祖父，他以砍柴、劈柴、賣柴火維生。馬車上堆了半車的柴火，餘下的空間放很少幾件行李，還有父親和我兩人。母親坐在外祖父旁邊，懷裏抱我小妹妹，一隻手肘護着我弟弟。我似乎記得馬車上的情形，不過我不敢確定是不

是後來從家人處聽來的。

火車上的情形我可是清楚記得，全是我沒見過的，既新奇又有趣。當年，巴西內陸的火車，窗子大開，既方便又經濟，省了冷氣，我一直把下巴擱在窗臺上，睜大眼睛凝視眼前的一切。我在想，眼前的景致和我所來的地方，所要去的地方，並沒有太大不同：連綿的小山上，露出棕色的土壤，山兩側攀附的矮樹，爲了生存，努力和貧瘠的土壤搏鬥，鐵道旁邊偶爾屹立一叢較爲濃密的樹，時常會有一間小木屋，歪歪倒倒立在那兒，總免不了有赤裸的小孩在附近的泥地玩，火車以十五哩的時速馳過時，小孩揚起頭來，漠不關心的盯着我們，小木屋前的晒衣繩上，也總飛舞着破舊襤褸的衣服。

火車行經彎道時，我清清楚楚記得，我把父母親的告誡全忘了，儘量把身子探出窗外，看火車頭究竟在哪裏。我看得一清二楚，黑烟從烟囪直往外冒，染黑了無雲的藍天，駕駛員懶洋洋的倚着駕駛室的一側，合着引擎的節奏吞吐他的烟斗，陽光映得前面的鐵軌，閃閃發亮。後來，我倏地被拉回車廂內，拉得可真不輕，還挨了一記耳光，餘下的旅途，我坐在父母親中間，妄動不得。

很不幸，保魯結果也不是我們所渴望的迦南地（譯註：比喻神命摩西領以色列人所去的地方）

，見出埃及記第三章與第廿三章）。原先和父親訂有合約的露西塔尼亞俱樂部換了新董事，更名為保魯運動俱樂部，他們願意維持足球合約，却拒絕了為父親安排公職的原議案。於是，我們又恢復先前同樣的情況，惟一不同的，是到了沒有親人的陌生城市，而家裏的人口多了祖母和喬治舅舅，一共七人：祖母、舅舅、弟弟傑亞、妹妹瑪麗亞·露西亞、雙親和我，家裏的爭執增加了，父親除了撐着疼痛的膝蓋出賽外，還得勻出時間來，讓母親相信，俱樂部當初應允他一份公職，是千真萬確的事，還得讓俱樂部的董事們相信，給他安排那樣的工作，是他們應負的責任。但是，全都不成功。

喬治舅舅有一陣做砍木柴的工作，然後挨家挨戶求售，這種工作是從外祖父那兒學來的。只是在保魯太多人從事這種工作，收入非常微薄。後來，他在一家大批發店找到工作，批發的物品包羅萬象，從雞蛋到斧頭把手樣樣有，他的薪水幫了家裏很大的忙。另外，我姑姑瑪麗亞在聖保羅的有錢人家當女佣，她休假時來保魯看我們，帶來我們從未見過，甚至從未聽過的水果，例如梨子和蘋果，也帶來主人家淘汰下來的衣服。於是，我們總算活了下來。但是，隨着年齡的成長，我開始體會到什麼是所謂的貧窮。

貧窮是一種詛咒，能造成情緒的低沉抑鬱，精神上的枯竭，能毒害生活。當我們不匱乏時（